周禮軍賦說

賦說卷二

中吳　王鳴盛　學

溝洫之制

地官遂人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illegible]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illegible]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illegible]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illegible]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

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此解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故言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案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甽以至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澮彼

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洫稠多亦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畮圖之遂縱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者案詩今適南畝又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

詩周頌噫嘻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鄭箋】周禮曰凡治埜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正義】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埜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

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
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
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
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
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
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
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
是廣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
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
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

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
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
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三里者舉其成數
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
尾爲一以爲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
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
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
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
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
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縱溝横洫縱

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鄉里鄰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鄼長每鄼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鄼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

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爲之耳无正文言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横洫縱澮横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旣從則必注於横者也故溝横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横澮則南北之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

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案〕詩但言私田不言公田則知此中無井田法陳祥道據此以駁鄭氏非也

論井田之制

〔地官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埜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

爲都〔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爲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正義〕云匠人爲之溝洫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者司徒立其晦匠人爲其溝相包含乃成其事耳鄭知此

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者案遂人夫閒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于鄉遂及公邑是也

冬官匠人曰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

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内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畿内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者案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

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既溝澮稀衕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為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為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　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

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逆故宜為自然川也

朱子語類曰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唯挽柩則用之此役

之最輕者

論三等授田

地官小司徒曰須比法于六鄉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

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鄭注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投此田也

案中地田百畮萊百畮即所謂一易之地家二百畮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畝即所謂再易之地

家三百畝惟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畝較六鄉獨多耳

周氏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廣而瘠若置都邑處必狹而肥故遂人上地有萊田

沈彤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而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而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而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畝數同則其地宜無不同也不易之地家百畝較上地之家不少萊五十畝乎曰家止百畝則爲上地之上者而終不

易百又五十畝則僅爲上地而或易或不易蓋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休其一更三歲而徧每分連二歲不易至三歲乃易之大司徒與遂人蓋各有二等彼此相備故畝數不同而同也

〔案〕此說無據而近于鑿

〔大司徒曰〕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鄭注〕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

陳傳良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惟三等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

夏官大司馬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下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

多　【正義】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家二百晦下地家三百晦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云邦國如六遂

【案】蔡德晉解大司馬此節謂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於邦國都鄙皆二法可食者謂田也其不可食者則萊也可食者三之二謂田百畝萊五十畝也食者半謂田百畝萊亦百畝也食者參之一謂田百畝萊二百畝也此條以大司馬三等與遂人三等同與康成合但鄭謂是邦國蔡通畿內都鄙一概同之

鄭鍔曰經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于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大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常法也六鄉在内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

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内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所以饒遠也又以爵考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爲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于九畿之

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于大司馬言之也

案小司徒六鄉大司徒都鄙授田法與井牧同遂人六遂大司馬邦國授田法與井牧微異蓋以饒遠遂較鄉爲遠邦國較畿內爲遠故其差如此及其出稅賦則皆二而當一今臚列諸條彙於一處學者覽之自明

馬端臨曰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

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地官遂人曰凡治野以下劑致甿　鄭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

案王昭禹解下劑致甿劑爲約劑謂與甿約之要書也此說太迂不如鄭注之確

曹氏曰六鄉授田分上中下地爲任民多寡之數而此則不復差別一以下地爲率蓋六遂比鄉爲差遠而在野之地寬宜優其役而厚其力使受地

多而征調少庶民皆願爲之氓以滋生齒以實遂
地

論稅法輕重之等

地官載師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注任謂任土地以出稅賦也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案〕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即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即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義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

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横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横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横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遊宜爲自然大川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税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税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宋鄭夾漈非之謂匠人舉大概而言遂人舉一端而言井田之法通行天

下未嘗有異陳祥道禮書亦謂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鄉遂六軍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遂以井田屬之采邑不知二百一十國謂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小司徒井其田野不過取名于縣都而已不足据陸佃陳傅良皆不信鄭說備載王與之訂義近時沈彤祿田考亦用鄭樵陸佃之說宋子則曰周禮

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通鄭氏注分作兩項極是愚謂周人徹法原兼貢助若井田通行天下則亦專用助何徹之有遂人匠人之别見于周官國中野外之殊著于孟子自當以康成及朱子之言爲定至于遂人言興耡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後鄭云謂起民人令相佐助陳氏以此証遂得行助者非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鄭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

任正義云鄉遂之内既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
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
貢法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
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内九夫三夫
爲屋是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
井而言也似一井之法亦八家耡一夫稅入于
上相保任以出穀者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注
野謂遠郊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
之稅粟正義此野謂六遂鄉遂鄉邑三處皆爲
溝洫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鄭以爲井

田與例違者鄉遂中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
爲井田稅之蓋即指三三相任非九而稅一也
孟子云鄉田同井賈公彥匠以疏鄉遂爲溝洫
法而云鄉田同井此謂殷之助法雖鄉亦爲井
田故云鄉田同井以孟子雜說三代故也是皆
不得取以難鄭唯噫嘻駁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服爾耕十千維耦鄭仍引遂人釋之似屬可疑
然言私不言公則知此中只有私田也是亦無
可疑矣但從鄭說則鄉遂公邑溝洫稠多其治
溝洫不出賦之夫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汙無

此法則鄉遂出賦之夫亦皆不能定況六鄉家二人半六遂家二人都鄙與邦國郊外約七家出一人其羨卒無考其賦役之差繁于近簡于遠參差不一如此予嘗反覆推尋求其說而不得旣而檢春秋正義鄉遂不出車甲馬牛而都鄙出車甲馬牛則其費且倍于鄉遂至於稅之輕近重遠又各不同則其輕重之差亦固無可疑者出車一條別見於後今取稅之輕重附論如左　康成匠人注云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

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稅有重輕通其弊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賈疏云畿內用貢法

云云者鄉遂公邑之内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旦夕從民事或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則不得恤其私故爲貢法使不得有公田也云邦國用助法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貪暴稅民無藝者藝謂準法宣公初稅畝就井田上尚取民之所自治若爲貢法有何準法故爲井田不爲貢也孔穎達云鄭云邦國亦異外内則諸侯郊内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内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内地少郊外助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内之貢爲異外内也此條

疏通鄭意最善案詩小雅甫田倬彼甫田歲取
十千箋以十千爲萬畝而解之云歲取十千於
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
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
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正義云孟
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
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嘗陳古稅之輕
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
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
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

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
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
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
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
公田又使收斂焉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
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内之
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
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内之事也孟
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

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元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謂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其言取孟

子爲說而失其本旨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註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處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

謬鄭于匠人註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畒是鄭意無家别公田十畒及二畒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穎達此疏於天子諸侯皆異外內之事解釋最爲明晰然則二法不同輕重有異者豈非畿內之賦鄉遂重而都鄙輕邦國之賦國中重而郊外輕故特設此輕近重遠之稅以均之歟　或曰稅有重輕是固然矣趙岐解孟子云夏后時民耕五十畒貢上五畒殷民耕七十畒以七畒助公家周民耕百畒者徹取十畒以爲

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賈公彥匠人疏亦用趙氏之說今從鄭說則不合故陳祥道禮書云鄭謂通率什一而顏達之徒申之謂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孟子何以言皆什一歟曰字書訓徹為通漢武帝名徹諱徹為通徹侯為通侯徹徹為徹通正兼二法為什一之義不當以為徹取龍子莫不善于貢之言夏元肅雖謂後人流弊其實亦由立法而然制公田則不必取盈不制公田則賦有常額安得謂貢助皆什而稅一耶朱子謂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

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八家各授一區
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條
得之又謂周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
助法八家同井此條亦得之至謂夏一夫受田
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如此則與
助通率爲十九分而取其二分與前說自相矛
盾其請野節註使什而自賦其一亦當改爲使
什一而自賦其一乃爲確耳又謂貢法以十一
爲常而周則一夫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十
一而取一如此則通率爲二十一分而取其二

分皆非也何休范甯班固趙岐之說本于公羊然求之諸經則無文計以法數則不合不可從文綦朱子或問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然諸說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

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謂也顧氏炎武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迹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何歟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異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時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畒特大周時土易人多故其畒漸小以夏之一畒爲二畒其名殊而其實一矣　然以上所謂異外内者亦皆言其大略耳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注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匠人註亦引載師此文而云此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又駁異義云案公羊說十一稅遠近無差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

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也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夫所謂近者多役故輕其稅者城道溝渠之役固然矣而六鄉上劑致甿六遂下劑致甿四處公邑同于遂則亦下劑致甿此豈非畿內之近者多役乎至謂諸侯無遠近之差者對畿內而說耳其實則孟子對滕文公正是邦國異外內之事而尚書費誓正義大國三軍出自三鄉次國二軍出自二鄉小國一軍出

自一鄉是國中亦家出一人也司馬法甸六十
四井出七十五人賈公彥以爲邦國之制是在
野七家而出一人也此豈非邦國之近者多役
乎抑所謂近郊遠郊賈氏欲取九等田分屬之
故不言六鄉其實六鄉亦在其內也所謂園廛
者鄭氏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壥取
詩中田有廬畺場有瓜以解園鄭不取何休公
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其箋詩云田
中作廬以便田事意亦指廬在私田之內賈失
鄭指而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

廛兩物合成一五畝之宅乃趙岐注滕文公以
園廛皆是國中之地與五畝之宅無涉則賈又
失趙指矣其實廛者即經所謂以廛里任國中
之地園者即經所謂以場圃任園地也場人掌
國之場圃則園不在國中乎是園廛亦在六鄉
之內也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者指六遂及四
處公邑而言無采地在內其采地稅法之輕重
檢經注無明文以下劑致甿及七家一人之差
考之則采地之稅必當又重于十二可推而知
也　論出賦之法最重則畿內之六鄉廛里以

下九等地九等[illegible][illegible]自畿皆無[illegible]文只指六鄉偏在遠郊內故以意推與邦國之三鄉二鄉一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其次則邦國之郊外最輕則畿內之三等都鄙論出稅之法最重則畿內之漆林二十而五其次則畿內之三等都鄙謂自稍縣都無過十二[illegible][illegible]三等都鄙亦當在內檢鄭註賈疏皆不在內又無他法見經姑分之判為一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十二其次則畿內遠郊之六鄉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二十而三六鄉地居四同則近郊遠郊皆有之勿泥其次則邦國之郊外九一其次則畿內之近郊宅田士田賈田十一其次則邦國之國中什一使自賦孔

作什一而稅一其次則畿內之園廛二十而一最輕則園宅及圭田餘夫皆無征鄭以圭田即上田士田在近郊則十一也王制圭田無征賈氏以餘夫亦無征二說不同總之稅輕者賦重賦輕者稅重錯綜參伍而尋之則渙然無疑矣六鄉三劑致甿合正卒羨卒通率家二人半其常征所用則無過家一人都鄙七家出一人亦言其常征所用耳計亦當有羨卒以備更休經無明文不可臆度至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鄭氏注及正義以爲與六遂同近時蔡德晉亦

云然但受田既一概同于六遂之制並無鄉遂之別則凡邦國國中之賦亦未必如鄉内有三劑下劑之分亦當正羨通家出二人與六遂同雖經無文可以意推也至賞征所用則亦無過家一人說本尚書正義已見前以此推之知馬鄭論語註所引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是邦國郊外之賦耳不復言其細別舉其多者言之與鄭駁異義及匠人註所謂邦國言其略者正合又邦國郊外亦當有羨卒經註無文亦可以意推耳

卷二終

周禮說卷二

中吳王鳴盛學

夏官曰凡制軍王六軍〔正義〕經言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臨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故春秋雖累萬皆稱師出兵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言之也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謂卿行旅從之類

[illegible]時曰否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畫一之

衆備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

李覯曰此則六鄉爲六軍又案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爲六軍注䟽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于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案〕葉時劉說以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時沈彤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

合四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之定制諸說
皆無據不足信

尚書泰誓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

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又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

案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即六軍蓋
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散文則師軍通稱

夏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
五人爲伍

鄭鍔曰舉一軍之制則六軍可知

易氏曰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皆伍兩至軍師悉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于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于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有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車之卒伍

地官縣師曰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鄭注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于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衆庶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

黄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于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兵而主民

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起夫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爲卒伍皆于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

夏官司右曰 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鄭注 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 正義 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

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是車之卒伍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注】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于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正義】圍圍城時也守守城時也助者圍守皆用助之也此五兵勇力之士所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也

【陳祥道曰】鄉萬二千五百家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

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

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欒武子曰楚之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

五人爲承副

〔案〕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爲定其法即做之大司馬制軍之法蓋周官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其所以獨言卒伍者以軍法起于伍成于卒也自伍至兩則以一甲士統之故每車甲士三人然則一乘者三兩之數五伍爲兩則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也四乘者三卒之數四兩爲卒則百人三卒三百人也百乘者三師之數五旅爲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七千五百人也五百乘者三軍之數三萬七千五

百人也千乘者六軍之數七萬五千人也其為卒伍皆五數配以車乘皆成三數蓋與圖書卦畫相參足見其為先王制軍自然之定法而非私智穿鑿之所能者

〔又案〕伍兩卒旅以徒而言也而車亦有卒伍蓋一車七十五人則卒伍已寓于車之中及其用之而車又為卒伍之法則變化無窮矣陳祥道云三卒而車四乘以至三軍而車五百乘所謂卒伍已寓于車也左氏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亦為卒伍者也

辨可任

地官鄉大夫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劉氏曰昔未上籍今則籍之謂之登

王昭禹曰族師職畢所統者寡故使之較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較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于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强而可任以事者也

黄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㾓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

張氏曰國中以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陳及之曰六鄉之民雖有定額至其征之貴者以下皆免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此爲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説遂謂軍役

一切調發非矣

王與之曰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內及外此先王均內外之意

其舍者國中自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陳祥道曰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外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其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

二同意

【又曰】國中貴者賢者之等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于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從于家期不從政役之義也舍之仁也

【案】鄭注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賦税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税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但復多役少反得晚賦早免殊不可解不知六鄉之内上劑致甿復

者雖多役較國外爲重故既輕其稅以優之而又晚賦早免以體恤之周官多饒遠之政亦未嘗不寬近其遠近均平如此

小司徒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夫謂其身家謂其居

族師曰以時屬民而較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

項氏曰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爲衆家五

人爲寡貴賤老幼廢疾則不任可任謂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

閭胥曰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鄭鍔曰一閭之民有可任者有可舍者閭胥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遂人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

鄭注夫家猶言男女也

王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遂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于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

遂師曰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陳祥道曰周禮鄉大夫國野之役至于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受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易祓曰近郊之民王之内地共輦之事職無虚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十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于畿外非始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

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趨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于內地非荼毒也

〔案〕地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陳及之以爲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力征與戎事有異況軍事不得以時日爲斷其說甚確均人之力政與戎事無涉也

起徒役

地官小司徒曰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以其餘爲羨〔鄭注〕鄭云羨饒也〔正義〕此謂六鄉之内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

凡國之大事致民〔鄭注〕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正義〕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

〔陳祥道曰〕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起徒役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

葉時曰此經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唯以下劑爲率其寛民力可知也

〔案〕訂義李景齊云司馬法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起徒役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六十四井爲家五百十二而僅止七十五人蓋不盡以爲兵陳及之亦同此

說不知甸出七十五人者邦國之法小司徒家一人者畿內六鄉之制若以二者合爲一則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寧足以出六軍乎此謬也又云成方十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十里之成自甸外又加三十六井宜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蓋不盡以爲兵此又不知三十六井乃治洫之家並不使出軍賦謬而又謬者也

軍將

尚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

人〔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卿各有軍士故曰六事〔正義〕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元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卿爲軍將故召六卿及其誓之非止六卿而已鄭元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

又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孔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

又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孔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四方國之亂者

夏官曰司馬帥其屬而掌邦政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旅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蓋古者寓兵于農寓將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

兵之灋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于地官之諸子而又弗征于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辟于司空其畿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者兵制自衛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于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

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于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爲兵兵安得不惰聚兵專將將安得不驕此其爲患久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得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況不爲府兵者哉

〈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

師皇父〔鄭箋〕宣王命卿士爲大將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太師者公兼官也

〔正義〕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特命皇父使整六師不命餘將蓋雖每軍各有將而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

〔陳傳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爲司馬

夏官大司馬曰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杜之

小司馬 鄭注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與之曰吉凶軍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

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序官曰〕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

〔鄭注〕將帥長司馬者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

〔正義〕言軍將皆命卿云云者皆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是比長下士不言者以衆

多官卑故略也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正義〕府史有軍則置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以見義

陳祥道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

蔡德晉曰軍不必皆取之于鄉而將帥亦不必皆用鄉吏觀四時較閱之旗號必兼州里野家都鄙

而並陳之可見而將帥必臨時選擇取有德有才者爲之鄭康成謂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是也

華天沐曰六軍之將皆命卿必有一卿爲之主此必是司馬其餘五卿蓋擇于司冦司空及六鄉之鄉大夫爲之若太宰司徒宗伯之尊不當使之受節制于司馬也雜說云周之軍制將則命卿帥則皆大夫卒長司馬則皆士蓋以詩書禮樂謀元帥無非儒者之事而公卿大夫皆可以充將帥之選也

案軍將命卿以下註及正義甚明薛平仲則云軍將命卿說者以爲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考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爲治事條目云爾初非爲軍將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六軍之將即六鄉之卿也非特此也比長下士伍長亦下士則伍長即比長閭胥中士兩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即閭胥旅師上士卒長亦上士黨正下大夫旅師亦下大夫州長中大夫師帥亦

中大夫則軍將即鄉大夫明矣鄭謂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使兼官焉謂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爲復曰選于六官彼蓋無一定之見不知康成原謂六鄉爲軍將而鄉大夫以下德任者則兼師帥之屬別而言之也王氏與之謂古者徵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卿兼掌六鄉之軍何害是矣而又以軍將爲鄉之卿尤爲非是玩詩常武則宣王固命冢宰矣何得云司馬掌兵餘卿無與耶

〔又案〕大司馬之職仲夏教茇舍帥以門名縣鄙

各以其名州以鄉名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
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
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
鄰長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鄉遂大
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
帥是以闕焉正義此經六遂直云縣鄙不言遂
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不見鄉大夫之身其
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故云文錯不見也兵書
孫子云素信者與衆相得管子云作内政寄軍
令則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吏

以領本民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帥旅帥亦有別使人爲軍將者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是也經又云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正義以爲從軍將以下至伍長皆得稱軍吏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旗數中今載旜載物知已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全無所將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細玩此二節注及正

義知先王命將原無一定鄭注大司馬軍將作兩法解之一是六官之長一是鄉遂大夫取其德任者而已此最爲精妙薛氏不明此義遂謂六軍之將專用六鄉大夫非也世固有長于治民短于克敵者安得鄉大夫皆全材耶至正義以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証三公爲將東征之事變也非常也豈得爲定制又以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爲諸侯世子爲軍將皆近穿鑿今亦不取

黃氏曰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亦有鄉有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升之使與六鄉

等大抵畢吏無大小皆主號令當使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而爵中士其意可見

李嘉會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爲之長至二千五百人則用中大夫故一軍之間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士大夫如此之多故各自愛不敢貽誤軍機以自傷所以古者兵敗止曰敗績不至甚敗也

案兩司馬中士則伍長下士可以意推況地官比長下士已有明文疏謂衆多官卑略而不言

予謂直省文耳訂義所載黃氏說以五人之長號令甚狹可以無爵因謂宋藝祖階級之法與三代暗合伍長不必盡有爵又謂衆多或有不置皆不可從

軍糧

葉時曰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于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調發臨敵不同制

尚書序〔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皆百夫長〔正義〕司馬法車有七十二人計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司馬法一車又有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今以虎賁不得謂之非甲士遂又略去甲士專舉步卒皆曲說也孔略六百而言之凡二萬一千人故云舉全數孔既用司馬法一乘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

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

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更當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此云虎賁即甲士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

禮記坊記正義曰諸侯出賦之時雖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

一車步卒七十二人謂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

春秋成公元年正義曰邦國所出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等大致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伍兩卒旅師軍

也

辨盡發之非

地官小司徒曰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惟田與追胥竭作【鄭注】鄭司農云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正義】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饒遠故也

【李景齊曰】田與追胥暫耳則不惡其爲盡征也

【陳祥道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

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中地下地
起徒役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爲羨則一人爲正卒
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中地
下地皆以二人任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
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
皆然

〔案〕田而竭作即禮記所謂惟爲社田單出里惟
爲社田國人畢作也陳祥道謂田獵人所同欲
其說似陋王應電謂田獵而祭人各致其報本
之心是矣而未盡也徒役必留羨卒者重民力

慎居守也田而竭作者農隙講武旣無嫌于擾
民練習戎備實有國之大計也
【又案】以上論田與追胥非羨卒盡發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大事謂戎
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
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
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正義】左氏成
公傳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
事可知司農云餘子謂羨也羨卒惟田與追胥竭
作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經云大故當宿衛

王宫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爲羨

陳祥道曰羨卒亦謂之餘子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也

鄭鍔曰周人有致民之法又别爲致餘子之法民則一家受田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事之大如田役之類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田之夫至變故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其餘爲羨之卒也

蔡德晉曰餘子羨卒也致餘子先王必不得已爲之故雖盡室以行而民不怨也

[案]鄭司農以餘子爲即羨卒陳祥道鄭鍔鄧元錫王應電蔡德晉並同案經旣云田與追胥竭作而其下又云大故致餘子不與上文複叠耶則餘子非羨卒可知康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疏云大故當宿衛王宮又案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可証餘子爲卿大夫之子非羨卒也蓋羨卒所以備居守及更休之用若其興師越境而羨卒皆發空國而往居卒僅存老弱民何以堪牧野之師紂七十萬通折皆發晉作州兵亦盡用之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

下户三男子卒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至于隋閱丁口唐括逃户皆汲汲焉惟恐其民之不盡爲用此悉亂世之事非先王之政也故予以爲致餘子宜從康成非羨卒盡發

詩小雅信南山正義曰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

其出兵賦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惟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

[案]孔穎達此說非是一成一旅言其實數耳非羨卒盡發

詩大雅公劉曰其軍三單

[案]此條詳見諸侯軍制門陳祥道援以証致餘子爲起羨卒考鄭箋謂大國三軍以餘卒爲羨今部承上公之封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玩此知詩特舉其軍賦實數非羨卒盡發

〈又〉小雅采芑曰其車三千〈鄭箋〉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案〉一車士徒七十五人千乘當用七萬五千人則爲六軍采芑其車三千鄭以爲羨卒盡起孔正義六鄉羨卒盡起得二千五百乘案畿內六鄉地居四同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計千乘爲七萬五千人則十八

萬七千五百人可得二千五百乘此穎達之說也但廛里九等田亦在六鄉之內孔木算及未爲定數今以載師注考之六鄉四同方二百里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則三十六萬夫之地內山陵等三分去一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上中下地一家各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存九萬夫廛里九等田九者各爲萬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各受一夫則爲半于農人實二家受一夫之地九萬爲四萬五千總

六鄉七萬五千家添四萬五千爲十二萬六若以一家二人半通率之則有三十萬人第據康成以遂人溝洫之法與匠人井田之法二法判然不同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内九九八十一澮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

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如此則一同爲一澮鄭以鄉遂公邑皆用溝洫之法則鄉遂溝洫稠多較之都鄙幾十數倍小司徒注甸方八里旁加十里爲成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同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此井田之制鄉遂治溝洫之夫自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及注疏並無此文

未可臆斷則六鄉實受地者雖可定之以十二萬夫而其出賦者尚未可定也要之必不能給三千乘蓋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矣斷非六鄉之所能供也正義以爲家二人半特舉其大率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于公邑愚謂周禮田與追胥李氏景齊以爲田乃暫時事則不惡其爲盡征也即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耳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賈公彥原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采地又不足徵邦國

之說亦決無必待六鄉盡起尚不足而始徵外兵之事若然則六鄉疲憊已極而邦國永無徵發時矣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或徵邦國之兵鄭氏特臆說耳予斷以爲非羨卒盡發

王應電曰舊謂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此非覈實之言也夫苟定于比即爲伍則征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愚考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伍之人亦于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

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有家剡在所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爲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而不泥于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簡閱之爲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即伍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

〔案〕王氏疑比閭族黨州鄉爲伍兩卒旅師軍剡征行用衆百里之內曠然無人何以居守因剏論謂比閭者教訓其居民之法伍兩者部署其

勇力之法所謂伍兩特臨時簡閱十家而取一人耳不知征行之時羨卒固在居守何患無人先王寓兵于農若臨時簡閱則仍後世苟且之計豈其然乎王氏亦惑于羨卒盡發之言耳不知古無此法也

地官小司徒正義曰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春秋正義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境內之兵

章俊卿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率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也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象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

于經可考也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衞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王師之出焉

陳傅良曰古者五侯九伯分列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周官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畿兵不遠征故劉文公平王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率王賦至戰國時赧王伐秦尚從銳師以此知畿兵不用

陳祥道曰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于諸侯不止則諸侯闔境出焉

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于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案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合鄉遂可制十二軍而僅制六軍蓋以遂爲鄉之副倅鄉不足斯取諸遂其寛民力一也民之可任者雖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然每家惟

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以備更休其寬
民力二也六鄉以三劑致甿而六遂槪以下劑
爲卒則正羨之外雖可任而幷不用爲羨者更
多矣其寬民力三也以此知古無盡發之事
又案六軍統于大司馬而大司馬九伐之法明
載夏官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謂天子有事于
四方但徵諸侯之兵而內兵全不出者非也惟
是賈公彥孔穎達所云鄉不足取遂以遞及于
邦國云云者若專指正卒而言則可倘泥康成
羨卒盡起一言空其國不足乃他有徵發是先

虚其内以實其外百里之内何以居守誠有如

諸儒所疑矣

周禮軍賦說卷三